

未来是什么？

What is the Future? [英] 约翰·厄里 著 陆晓 译

WHAT IS THE FUTURE?

IS THE FUTURE WHAT IS IT?

FOR? WHAT IS THE FUTURE?

IS THE FUTURE?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FOR? WHAT IS THE FUTUR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来是什么? / (英)约翰·厄里著;陆晓译.
—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8.11
(凤凰文库·城市研究系列)
ISBN 978-7-5499-7648-5

I.①未… II.①约…②陆… III.①未来学—研究
IV.①G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40917 号

翻译自 What is the Future? by John Urry © 2016.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td., Cambridge. 简体中文版权通过凯琳国际文化版权代理引进。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 ©2018 by JSEPH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2016-589 号

书 名 未来是什么?
著 者 [英] 约翰·厄里
译 者 陆 晓
责任编辑 蒋志君 任 晖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苏教网址 <http://www.1088.co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电话 025-57572508)
厂 址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邮编 211523)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5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9-7648-5
定 价 45.00元
网店地址 <http://jsfhjyCBS.tmall.com>
公 众 号 苏教服务(微信号:jsfhjyfw)
邮购电话 025-85406265, 025-85400774, 短信 02585420909
盗版举报 025-83658579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城市研究系列
Urban Studies

城市研究系列

主 编 周 宪 [加] 罗伯·希尔兹

项目总监 任 晖

出版说明

城市研究领域很深广，涉及多学科内容。经济、政治、文化、环境、资源、规划、可持续发展等主题，都与城市有关。这些主题大致涵盖了实体的物质空间和抽象的文化空间，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与当代生活有关的问题大多是城市问题。

“城市研究系列”即是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可能遭遇的各种问题在理论上的一种回应。“系列”以经典性与前沿性为导向，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重。在内容方面重点关注与城市主题有关的经典性著作、各学术流派的代表作、当代前沿问题研究、城市研究新理论、城市文化现象与发展方向的探讨等。这些内容不仅追溯了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诸多富有影响力的节点，也契合了当前社会的热点和趋势。

“城市研究系列”既重视国外先进的城市研究著作的引入，也重视国内城市研究领域中的优秀的原创著作的出版。我国的都市研究起步较晚，引入国外先进的学术理论，其目的是丰富我们认识城市的路径，建立更加科学的观照体系，从而形成并完善我们本土的城市理论系统建构。

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目击者、参与者、解释者、引领者，我们有责任告诉世界这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在这一巨大的城市化转型中所发生的一切。而城市本身所具有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也值得我们去探究，去呈现，去引领。

我们期待“城市研究系列”这一高水准的中外城市理论研究出版平台所带来的新角度和新方法，所开启的新视野，所探讨的新问题，能为我国新型的城市化进程提供充分的学术支持。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前 言

非常感谢我的同事们，他们激发了我对社会未来的兴趣和思考，尤其是我深深怀念的尤里克·贝克(Ulrich Beck)，他的著作带给我各种真知灼见。

托马斯·贝齐内尔(Thomas Birtchnell)和我一起共同形成了本书中的观点，并发表在我们合作完成的一些文章和著作中，包括本书第7章中提到的研究。请参阅我们即将出版的新书《3D打印与生产、经销以及消费的重构：工业的新未来?》(*A New Industrial Future? 3D Printing and the Reconfiguring of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Routledge)。同时还感谢对书稿提出整体意见或就细节提出建议的其他朋友和同事们，他们是：Barbara Adam、Ian Aspin、Alan Beattie、Mike Berners-Lee、Paula Bialski、David Bissell、Rebecca Braun、Monika Büscher、Javier Caletrio、Rachel Cooper、Andrew Curry、Joe

Deville, Pennie Drinkall, Nick Dunn, Anthony Elliott, Carlos Galviz, James Hale, Michael Hulme, Bob Jessop, Glenn Lyons, Astrid Nordin, Lynne Pearce, Serena Pollastri, Cosmin Popan, Katerina Psarikidou, Satya Savitzky, Andrew Sayer, Mimi Sheller, Elizabeth Shove, Richard Slaughter, Ken Smith, Nicola Spurling, Bron Szerszynski, Richard Tutton, David Tyfield, Amy Urry, Tom Urry, Sylvia Walby, Becky Willis 和 Linda Woodhead。

另外还要感谢英国工程与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 (EPSRC) 给予的资助 (EP/J017698/1), 伯明翰大学克里斯·罗杰斯 (Chris Rogers) 主持的 EPSRC 宜居城市项目的部分资金即来自此资助。

兰开斯特大学社会未来研究学院

| 目录

前言	1
1 引言:未来已经到来	1

第一部分 未来学简史

2 昔日未来学	19
3 新的灾变论未来学	36

第二部分 复杂系统和未来

4 时间和复杂系统	63
5 创新未来	80
6 预测未来的方法	94

第三部分 未来情景

7 制造未来	111
8 移动中的城市	135
9 气候	169
10 结论:未来学的未来	202
参考文献	208

1 引言：未来已经到来

欢迎来到未来

1994年,《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杂志出版了一期以未来为主题的专刊,研究未来作为一个陌生的领域如何不同寻常(*New Scientist* 1994, 5 October 1994)。该刊社论指出,为了在日益复杂的世界中更好地理解现在,研究未来显得很有必要。约翰·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被暗杀前不久说过类似的话:“改变就是生活的法则,那些只盯着过去和现在的人必定会错失未来。”(肯尼迪1963年的演讲)

未来肯定已经到来,但它到底是什么还是一个谜,也许是终极之谜。未来无处不在,思考和预测未来对几乎所有的组织和团体都至关重要,已成为当今时代的要务。许多人认为相较于历史,未来能更好地指导现在。国家、公司、大学、城市、非政府组织和个人都坚信自己不能错失未来,这个陌生而新奇的未来世界无处不在。

但是,未来同时又是无法预测的,是不确定的,而且常常是不可知的,是已知的和“未知的未知”一起作用的产物。盖里特·哈丁(Garrett Hardin)曾经指出:“我们不可能只做一件事情”——一件将会产生一系列未来后果的事情(1972:38)。即使我们以为自己只做了一件事情,实际的结果是我们做了许多事情,这些事情还会给未来带来许多不同的而且不可预测的后果。

因此,我要写作一本关于未来的书,第一个原因是想展示过去和未来人们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为了预测、设想和描绘未来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一些著名的研究机构和思想家发表了各种预测著述和预测方法(参见 Szerszynski 2016,关于预测)。对于许多机构来说,未来的研究意义重大,这些机构包括谷歌、壳牌等大公司,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和未来论坛等环境组织,英国的远见和欧盟的欧洲战略与政策分析机构等政府机构,五角大楼等军事机构,牛津大学马丁学院或丁铎尔中心等学术机构,以及其他各种组织。这些机构所做的一些关于未来的预测具有“施为功能”,下文将详述并研究其中的一些预测。

人们找到了一些展望、想象和评估未来情景的方法,其中一些来自 20 世纪 50 年代兰德公司由赫尔曼·卡恩(Hermann Kahn)首创的情景预测方法(Son 2015:124),特别助推了替代情景法的产生,并指出这些情景有助于想象出不同的、可能的未来前景。此外,文学、艺术、电影、电视、电脑游戏等也展现了各种想象的未来世界,它们常常涉及非凡的未来技术,如时光穿梭、个人飞行器、空中公路和铁路、瞬间传送、机器人、水上行走、外星人、真空动力推进、无人驾驶火车、平等的乌托邦以及黑暗的反乌托邦未来(参见有趣的网页 www.bbc.co.uk/news/magazine-20913249)。本书将详述并评估机构、学者、科学家、艺术家、政策制定者和技术员用于

预测未来的一些方法。

未来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出现,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他的著作《未来冲击》(*Future Shock* 1970)中第一次深度分析了这种现象,他描述了技术和社会变革的飞速发展。在最近几十年里,摩尔定律意味着世界的计算能力(集成电路中的晶体管数)每两年翻一倍。今天的智能手机拥有过去大型计算机主机的计算能力,在这个“一手把握”的小小机器里隐藏着“神奇的”功能,而就在20年前没有人知道我们会“需要”这样一个东西。有些人则持相反观点,认为未来几乎已经消失,变成了“现在的延续”,而且不会有一个长期的未来(Nowotny 1994)。还有许多人觉得自己没有未来,因为机会、希望和梦想仿佛已经永远地消失,尤其是在经济困难的“紧缩期”。

未来正在消失的感觉还出现在新金融“产品”中,这些产品基于百万分之一秒内发生的计算机化的高频交易(Gore 2013)。超过思维速度的行动,包括人脑来不及反应的金钱和信息的流动,即使是金融界的“快闪小子”(Lewis 2015)也不能把握住。在这样一个加速发展的世界,从业人员尚未搞清其真相,金融未来就已来临。这是一种十亿分之一秒速的未来冲击,在此冲击下,放缓决策哪怕到一秒的尝试都会被金融机构拒绝(Gore 2013:16—17)。

此外,未来还充满各种互相冲突的社会利益纠葛。两个多世纪以前,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认为社会应该是“活着的人、死去的人和将要出生的人之间的,而不仅仅是活着的人之间的合作关系”(Burke [1790],引自 Beinhocker 2006:454)。伯克提到社会未出生人群的利益,认为这些人群需要一个有力的“声音”来抗衡只基于活着的人的利益的社会和生活。

正如布伦特兰委员会著名的布伦特兰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

(*Our Common Future*, 1987)所指出的,环保运动在建立代际间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环保主义利用代际说辞来维护人类子女、孙子女和那些尚未出生的孩子们的利益(参见 Hansen 2011; [www. gaiafoundation. org/earth-law-network/alliance-future-generations](http://www.gaiafoundation.org/earth-law-network/alliance-future-generations))。有趣的是,匈牙利还发起设立了关注未来一代议会专员一职([www. ajbh. hu/en/web/ajbh-en/dr.-marcel-szabo](http://www.ajbh.hu/en/web/ajbh-en/dr.-marcel-szabo)),而威尔士也根据 2015 年立法设立了未来一代专员一职,为未来一代代言。

然而,大多数塑造未来的社会进程都是为了当前一代人的利益。那些尚未出生的人在“代际议会”里一般没有发声,或者如亚当(Adam)所言,未来的世代无法因为当前的一代使用了他们的现在而向他们要求赔偿。他们没有发言权或选举权去主张自己的利益,而是不得不接受交到他们手里的东西(Adam 2010:369)。

但是有时候当前一代人的这种特权也面临挑战,国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努力组建“虚拟团体”,跨越代际,寻求一个“共同的未来”。这样的代际团结可以转变社会和政治争论,建立新的情感习惯和结构,1970年,这种情况曾在一些地方发生。1970年4月22日,2000万美国人为获得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而游行。这一天成为第一个地球日,美国环境保护署得以成立,多个环境保护法案获得通过,绿色和平组织建立并发表了标志性的文件。在这样的情况下,长远的或者冰川未来预测构建了一个强大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参见 Lash, Urry 1994)。未来变得更民主,但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总之,本书论述的主导方向将是未来的民主化。

拒绝未来

尽管发生了许多关于未来的社会冲突,但社会科学并不愿意涉足未来世界,对于未来的理论化和分析贡献有限(参见 Bell, Wau 1971; Young 1968)。这种不情愿的一部分原因是 19 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马克思预测资本主义时犯了明显的错误,他认为资本主义将导致产业工人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Marx 1962[1845]:405)他预见使用蒸汽机的工厂、大型工业城市、铁路和工人贫困化将使工业无产阶级发展为“自为的阶级”,从而对资本主义世界展开革命。由于全球资本扩张带来的恶果,无产阶级及其改造力量将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

而实际上,世界范围的社会革命并不是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政治社会开始的,如英国或德国,而是开始于 1917 年的沙皇俄国,一开始参与的也不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布尔什维克革命没有走向一个国家的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在许多评论学者如卡尔·波普(Karl Popper)看来是走向了野蛮。

然而,马克思在 19 世纪 40 年代早期的著作中强调了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会有很多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在他刚满 30 岁时写下的《共产党宣言》(*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了一个无常的和变化的现代世界,所有固定的、牢靠的关系都被现代资本主义消灭,所有曾经牢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Berman 1983; Marx, Engels 1952 [1848])。这种对于现代资本主义不确定性的预见意味着就 19 世纪 40 年代的分析来看无法描绘一个具体的未来蓝图,马克思和恩

格斯也确实常常批驳乌托邦式的未来预测。

许多社会分析学者利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对未来预测的明显失误来拒绝社会科学应该对未来做出预测或者规划蓝图这一提议。乌托邦式的幻想或者对变换的世界的构建都激烈地加以批判,尤其是冷战时期的西方世界(Popper 1960;Kumar 1991)。社会科学拒绝构建和分析可能的未来(参见 Bell, Wau 1971)。一些社会科学家,如列斐伏尔(Lefebvre)、鲍曼(Bauman)和欧林·赖特(Olin Wright)认为乌托邦可以充当当今社会的一面明镜,因为它展示了现状的不足之处(Bauman 1976;Levitas 1990;Pinder 2015)。乌托邦的假设是大胆自由的,使人能够跳出现行社会生活模式的束缚。但总的来说,乌托邦主义的社会学还是不多见的。

事实上,在过去大约 70 年里进行的关于未来的研究都出自“社会科学”的范围之外(参见 Son 的时期划分,2015)。后来未来研究发展成为一个专门化的越来越专业的学科,产生了自己的刊物、核心著作、代表性人物、全球机构(<http://foresightinternational.com.au>)、行业组织(例如专业未来学家协会)和奠基性文本(参见 www.wfsf.org/;Son 2015:122)。1945 年以后的未来学思想常常反映的是冷战时期的争论和问题,据说卡恩就是 1964 年的电影《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中主角的原型(参见 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5/06/27/fatman)。许多未来学研究都与强大的军事和商业机构研究的问题相关,计算机被看作冷战的特别工具(Turner 2006:1)。未来研究通常由学术机构以外的组织资助,最终在私营智库得到发展,例如阿尔文·托夫勒于 1970 年,稍后的杰瑞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于 2009 年、阿尔·戈尔(Al Gore)于 2013 年,以及其他许多人在不同时间建立的各种智库。到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未来学相关期刊数达到惊